

探討學長姐制度下的群眾心理

「群眾的心理分析」期末報告

生科 24 盧瑞珍 10981007

一、前言

在這堂「群眾與心理分析」的課程中，我們主要以納粹大屠殺中的各個角色下去做分析，探討她們內心中的心理狀態，如何轉變，如何變得適應動盪的環境，又是在甚麼情況下對自己或他人做出處決。從一開始的替罪羊，討論在出現危機的社會中，群眾如何透過替罪羊為自己脫罪以及找尋心理寄託，再來權威性格，討論階級中施受虐的關係，以及透過電擊實驗和監獄實驗探討情境說，帶出路西法效應，說明常人皆有可能做出惡行，最後則是討論現代性和超我說。

然而，對我這個小小的大一生來說，接觸這個社會全貌的時間並不長，僅僅透過新聞或網路了解時事，總是覺得無法身歷其境，對許多迫害或是壓制事件，或是歷史上的屠殺事件都沒有辦法感同身受，只有偶然透過紀錄片或其他視覺模式接收到訊息才會有暫時的「啊！怎麼會這樣」的感嘆。

所以我希望透過我真正身歷其境的事件，對這次的課堂做出最後註解，也就是探討學長姊制度下，包含學長學姊，以及學弟學妹的心理狀態，其中我也會闡述我自己本身在面臨從學妹變成學姊，在學長姐制度中身份轉變後的心境。下文會主要以「認同作用」、「權威性格」、「情境說」，以及「超我說」，四點對以上所舉的人物們做出描述。

二、背景介紹與事件簡介

我所就讀的學校是 OO 女中，同時也是當地高中的第一志願。我加入的社團分別是熱音社以及熱舞社，剛好都是學長姐制度非常強硬的社團，其中又以熱舞社略勝一籌，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從熱舞社的學長姐制度討論（最重的我想應該是儀隊，但因為我沒有實際參與過，所以在這裏就不討論）。

在社團招生時學姊們都是非常的親切，說加入社團後會像家人一樣，並且帶我們這些新生一起玩遊戲，讓我們對社團有很大的憧憬。再加上社團嘉年華看到學姊們精彩的演出，更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其中一份子。

然而在加入後，學姊們就像是變了人一樣，突然變得非常嚴厲，我在這裡簡短的介紹 OO 女中熱舞社的規則：

- 1.在路上看到學姊要跑過去打招呼，但是不能說嗨，要說學姊好。
- 2.不要用社群軟體跟學姊們聊天，學姊們不是你的朋友。
- 3.練習結束不能說「掰掰」，要說「謝謝學姊」。
- 4.在學校不能穿社服，以免因為認不出高三學姊所以沒打招呼，但穿著社服又會被學姊認出來。
- 5.在校外遇到其他校的學長姐也要打招呼。
- 6.不可以在社群軟體中表明自己是熱舞社的一員。¹

雖然當時身為小學妹，沒有太過強烈的反對，但現在再重新一看，會覺得這些規定本身都稍嫌過分，連師長都沒有如此要求，卻要對僅僅大上一歲的社團學姐們展現如此的恭敬態度，刻意地將學姊與學妹的距離拉成上下級的關係。除此之外，大概就是要對學姊們保持尊敬的態度，但這是不成文的規定，這點會在後文在詳細敘述。學姊們在帶團練時都非常的嚴厲，會大聲地斥責我們做得不好，我們不夠認真之類的（儘管大家都已經累得像條狗，我們的練習量真的非常大），比起老師或是教官，其實我們更害怕學姊。

但很有趣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學妹們卻都是發了瘋似的在崇拜著學姊，當作偶像在敬仰著，通常我們俗稱「開花」，最著迷哪個學長或是學姊就是對他開花，我一直對此感到很好奇。儘管如此，仍有少數不服從學長姐制度，下定決心等到自己變成學長姊後要改革的人，但往往是無疾而終，成為學長姐制下的執行者之一，例如我自己就是這樣。以下針對這些情況進行討論。

三、心理機制的探討

（一）認同作用：「開花」的盲目崇拜

在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裡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中提到：

「第一，認同作用是與對象情感聯繫的最初形式；第二，認同作用已退行的

¹ 田野筆記（20180313），當時公布這些規則時並沒有清楚的白紙黑字紀錄，僅僅是透過口頭告知。盧瑞珍著。

方式成為對力比多對象聯繫的一種替代，正像靠對象內向投射到自我那樣；第三，認同作用可能隨著對於某些個別人分享的共同性質產生任何新感覺而出現的。」

2

在這段文字中，佛洛伊德點出了認同作用的三種特點。接下來我會用這三點來指出學姊妹制度中，認同作用機制所造成的盲目崇拜現象。

學姊：

在學姊的部分，我會以引文提到的前兩點來解釋，其中又以「內向投射」³為主軸。學姊曾經也是學妹，在成為學姊後，原來的學姊會是他們模仿的對象，他們將學姊的樣子內向投射到自我，和另一部分的自我對立。

學姊模仿不只是因為他們崇拜心中那個學姊的形象，而是因為他們為了鞏固和學姊間縱向的連結，已經將部分的自我丟棄，因此為了完全自我，需要學姐的存在。此時，學姊本身不再是一個人，和父母的連結已逐漸減弱。

若本身對學姊的崇拜越強烈，內向投射也會越強烈。在我自己當學姊的經歷中，若是社團中遇到什麼問題，我經常會問自己：「如果是學姐，他們會怎麼做？」此時這個想法已無關社團傳統，僅僅是要完整心中學姊的角色。

學妹：

在學妹的部分，我會以引文提到的第三點來解釋，也就是「感情移入」的概念。儘管學妹不是學姊本身，但學妹可以感受到學姊的情緒，將學姐的情感移入到自身體內，感同身受，同時也是一種不同的內向投射。

這份感情移入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配合合理化，可以緩和大部分學妹心中的痛苦。

「我知道學姊這樣對我們肯定也不好受，既然都不好受了，卻還是堅持這樣鍛鍊我們，就代表我學姊對我們有信心，所以我們也要加油才行。」這是經典的過程，利用感情移入與合理化，將學姐的身分抬升到偶像的境界。

那為甚麼說「盲目崇拜」呢？因為在有感情移入的條件下，不管學姊做出什麼行為，學妹都能用自身的感受帶入他們心中學姊的情感。總之，學姊不會錯，

²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921)。〈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收錄於《超越快樂原則》(楊韶剛等譯)。臺北市：知書房出版：紅螞蟻經銷，2000。第七章，第146頁。

³ 將某個對象吸收、內化進來，放入到自我之中，把它變成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因此被劃分成兩半，其中的一半對立著另一半。資料來源：《佛洛伊德心理學 重點整理與摘要》課堂講義 蔣興儀著。

也錯不了。

（二）權威性格：為了尋求次等連結⁴與依賴的自願性施受虐關係

佛洛姆的《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一書中提到：

「對奴隸來說，這份厭惡感只會導致衝突，讓身為奴隸的一方更受折磨，因為奴隸在衝突中可謂毫無勝算。因此，奴隸通常傾向壓抑怨恨，有時甚至將之轉化為對權威者的盲目崇拜。這麼做有兩個好處：其一，可以消除因憎恨而帶來的痛苦與危險；其二，可以舒緩屈辱的感覺。」⁵

在這段文字中，佛洛姆提出奴隸在施受虐關係中因痛苦而轉換成盲目崇拜的心境過程，這點可以說是學姊妹制度的核心，也就是說，如果一開始，這段關係中的奴隸們沒有這種轉變，學姊妹制度便無法鞏固與保存，他們無法將學姊解釋成權威般的存在，為了消除痛苦，奴隸們會逃離這樣的關係。

佛洛姆在這裡之所以不用「施受虐性格」來說明，而是用「權威性格」⁶，是因為施受虐性格和權威性格雖然在本質上相同，但權威性格中，比起施受虐關係中的依賴共生，更多了一層對權威的崇拜與熱愛。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為了壓抑怨恨，對權威者所產生的盲目崇拜。再來，在等到自己成為擁有權威的一方時，他會盡力使他人服從自己，延續，甚至擴大學長姐制度。

學姊：「其實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資格這樣要求學妹，但我知道這是我應該去做的，這是我對她們的愛。」⁷

在這裡我先將學姐作為權威性格中的「施虐者」。作為學長姐制度中的施虐者，他為了這段次等連結，放棄了自我的甚麼部分呢？我想是「妥協」。

⁴ 「初始連結給予個人真正的安全感與歸屬感。但是，因受虐而產生的連結則代表某種『表現』，因為此時個人的自我已然浮現，卻無法體現自由，因此受到焦慮、疑惑與無力感的壓迫。雖然自我試圖透過這種『次等連結』來尋求安全感。」大部分初始連結可以指與家庭的連結，次等連結可以是與朋友或是同事等，除了初始連結以外的連結。資料來源：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1941)（劉宗為譯）。新北市：木馬出版：遠足發行，2015，第5-6章，第181頁。

⁵ 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1941)（劉宗為譯）。新北市：木馬出版：遠足發行，2015，第5-6章，第190頁。

⁶ 權威性格：指的是放棄部分的自我，以求與他人的結合。會用次級連結來代替已經喪失的初級連結。進入順從與支配，施虐與受虐的關係。資料來源：《逃避自由》課堂講義 蔣興儀著。

⁷ 田野筆記（20210620），盧瑞珍著。

通常在高中的表演性社團中，若你當了一年學妹，表現得夠好，好好的遵守學長姐制度，是有很大的機會被學姐選上，成為下一屆的學姊。當然，這裡所指的學姐們，之前都當過學妹。而正是因為受過這些訓練和洗禮，儘管她們本身並沒有會嚴厲要求他人的特性，為了保護這段學長姐制度的齒輪，所謂的「傳承」，她們放棄本身本有的妥協，變成無法妥協的個體。然而這一切卻是極有可能連學姐本身都沒有注意到的。

那她們所施加的虐行是甚麼？正是那些被合理化的過量體能訓練（當時的體能訓練已被學校的各個體育老師警告過，已經過量，而容易造成膝蓋受損，但至今仍未改善），以及以學姊姿態所說出的每一句訓誡，例如：「你們到底有沒有在用心啊」、「你們是在把我們當笑話嗎」。

以我自己為例，我在當學妹時，覺得這些虐行並不是虐行，而是因為學姐對我們好，希望我們進步，所以儘管痛苦，但我們仍會默默承受這些身體以及心理上的痛楚。但成為學姐時，在發放施令時，我是沒有察覺學妹們的痛苦的，應該是說，我懂她們的痛苦，但我覺得這是必須的，因為我也承受過一樣的事情，所以如果他撐不下去，他就是太過虛弱，需要多加鍛鍊，而且我必須下達或是做出更多這種行為，才能將這些學妹們帶起來，這是我的責任，這是我們之間的愛與關心，就像引文所提。

在這裡，我們甚至可以用「機械式順從」⁸來解釋。在實行學長姐制度的社團中，有一個概念相當重要：「傳承」。基本上，我們希望可以將上一屆帶來的東西，原封不動地給下一屆。所以我們會按照上一屆的管教方式，去帶領下一屆的新生，因為這是學姐們的期待。也正是這種機械式順從的行為，使得學長姐制在相對自由民主的校園內一直無法消滅的原因。

學妹：「唉，每天的練習跟結束後的訓話真的好痛苦，但是看到學姊我就好開心，超喜歡學姐的！」⁹

在這裡，學妹就是相對的受虐者。雖然難以置信，但必須承認的是，在熱舞社裡，所有的學妹都是學姐的盲目崇拜者，沒有一個遺漏，全部。

更有趣的是，受限於階級關係，學妹在遭受上述的虐行時，並沒有採取任何的反抗措施，反而是樂在其中。

⁸ 「簡單來說，個人不再當他自己，他完全採取了文化模式所提供給他們人格類型，因此變得跟其他人一模一樣，也變得完全符合他人的期待。」資料來源：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1941)（劉宗為譯）。新北市：木馬出版：遠足發行，2015，第5-6章，第209頁。

⁹ 田野筆記（20170606），盧瑞珍著。

在這段學姐妹的「次級連結」中，學妹拋棄了自我的憤恨。她們將這股勞累和憤恨轉化為對學姐的盲目崇拜，對學姊開花。這份崇拜的具體內容是：我們相信學姐會那麼嚴格是希望我們不要讓社團丟臉，為了讓我們可以撐起熱舞社的招牌，畢竟之後就是我們管理這個社團了！而且學姊們希望我們可以練好基本功，基本功如果不逼的話，我們肯定會輸其他學校一大截。而且我們遵守這些紀律，也讓大家對我們刮目相看。學姐們真的太用心了，為了我們付出那麼多，多辛苦我也會撐下去，我愛學姐！

這個信念在學妹變成學姐後，就會轉為上述所提，「因為愛你們，所以我要求你們」。為了維繫學姐和學妹的關係，學妹會好好遵守這些規定，在這段關係中丟棄部分自我的憤恨和感覺，合理化¹⁰這些虐行。在服從這些指令或是接受這些虐行時，雖然身體與心理中承受相當大的痛楚，卻是感到十分滿足的。

因為我好好地維持這段關係，我相信沒有學姐我就做不到，所以這些過程是必須的。

（三）情境說：利用情境合理化自身的排斥與痛苦

金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一書中提到：

「第一，這世界充斥善與惡，從前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也一定如此。第二，善與惡的分界可以互相滲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也可以變成惡魔，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惡魔也可以成為天使。」¹¹

金巴多在這段文字中闡述善與惡的模糊界線，對一般人來說好人與壞人很好區分，就像英雄電影裡，正義的一方最後會戰勝邪惡的一方，世界會大同，因為壞人會被邪惡消滅。然而現實中，當自己被惡滲透時卻極難察覺。這段文字同時也需要被牢記，情境對我們造成的影響非同小可。

這邊會針對兩種情境：熱舞社的競爭生態以及第一志願的期待兩者，去對角色做分析。這裡我不會用「路西法效應」¹²來解釋，原因是儘管我已是不贊同學長姐制度的一員，我仍然不認為這種行為是一種做惡行為，也許是我還沉浸在學

¹⁰ 「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製造合理的理由來會必自我的傷害。找藉口，不去面對失敗。自我欺騙，避免自尊受損，分成甜檸檬、酸葡萄，以及外在歸因等類型。」資料來源：《逃避自由》課堂講義 蔣興儀著。

¹¹ 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 2008，導言，第21頁。

¹² 「平凡人會在特定的情況下，人格、思維、行為出現嚴重的墮落，將內在的惡完全的釋放出來，做出違反道德的事情。」資料來源：《路西法效應》第八周課堂作業 盧瑞珍著。

姐的角色中，但至少對目前的我來說，我無法用路西法效應去解釋。這是不是一種「認同加害者」¹³的行為呢？我想還有待商榷。但可以非常確的是，「規則的外化」¹⁴在這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學姊：「在熱舞社裡，這些要求跟管教都是必須，而且很正常的，如果我們讓學弟妹怠惰了，這就是我們的疏忽。」¹⁵

身為社團的主人，學姐們需要面臨和他校競爭的壓力，高中生常常舉辦的成果發表會正是各熱舞社的競爭舞台。因此學姊會在這一年中給學妹特別大量的訓練，期望可以贏過其他熱舞社，這是第一個原因。

身為第一志願的學生，不只要把課業顧好，社團也要玩得有模有樣，才不愧對家庭、或是同儕的期待，有了這層壓力，會讓學姐更融入所謂「管教者」的身分，這是第二個原因。

再來第三個原因，環境控制因素。上文提過，學姊被所謂傳統的觀念束縛的很重，她們必須在背負這種延續社團榮耀的壓力下，去管理學妹們。那麼，「情境說」¹⁶在這邊扮演的角色為何？這個情境是如何讓學姐從平常和藹可親的人設轉為嚴懲不貸的性格？

熱舞社的環境在無形中已被形塑成「嚴格與紀律」的代名詞，再來，學姐們勢必會有像監獄實驗裡的赫爾曼¹⁷一樣，會享受在管權力裡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你原本默不作聲，認為這麼管教不符合你的原則，到後來仍然會認為應該要適應這個情境，才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成員，做符合自己角色的事，而延續了學長姐制度下的暴行。

¹³ 「這些受害者不顧一切的希望充滿敵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倖存下去，他們指意識的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們擁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後變成侵略者的樣子。」資料來源：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2008，第10章，第270頁。

¹⁴ 「當時間久了，規定逐漸有了自己的生命，開始不受控制，並擁有合法的威權。即使規定不再適用、變得含糊不清，或是因為規定執行者的任意詮釋而變化，規則仍然屹立不搖。」資料來源：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2008，第10章，第279頁。

¹⁵ 田野筆記(20210620)，盧瑞珍著。

¹⁶ 「社會心理學家在試圖了解非常態的行為原因時，會盡量避免這類針對特質的論斷，社會心理學家以自提的問題開始，尋求是『什麼』造成結果，在『什麼』情況下會造成特定的反應，『什麼』事件會引發行為，『什麼』情況下最接近進當事者情況」和情境說相對的觀念是特質論，特質論是針對人，對問題的出發點是『誰』。資料來源：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2008，導言，第27頁。

¹⁷ 赫爾曼是金巴多實行監獄實驗時的其中一名受試者，擔任一名獄警，在監獄實驗中可以說是最殘酷的獄警。

學妹：「就算多辛苦，但大家都一樣啊！我們只要好好的撐過去就好了。
而且學姐們這樣要求我們是她們的責任。」¹⁸

到現在我還記的非常清楚，因為我們的團練時間是中午 12 點到 1 點 15 分，也就代表我們上完第四節課之後就要到社部練習。明明上一秒我還能在課堂裡打瞌睡，和朋友哈拉，但下一秒到社部我就馬上把自己當作犯人，一絲不苟地做著那些體能訓練，接受責罵。但我卻對這個莫大的轉變沒有任何察覺，因為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社部裡的學妹們就像一隻隻待宰的羔羊，但我們知道那是我們應受的「懲罰」，我們不該反抗，既然學姐的責任是管教我們，那我們的責任就是接受懲罰。

在這個情境中，我們合理化這些懲罰，我們去認同加害者，儘管這些規則是糟糕的，但我們只知道我們必須遵守，因為在這個情境裡，是不容許我們反抗的。

（四）超我說：我是為你好，這是應該的

佛洛伊德在《文明與缺憾》一書中提到：

「一開始的時候，良心是本能克制的原因，但是，後來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了。於是，每一次的本能克制就變成了良心的一次動力根源，每一次對於滿足（克制失敗）之後的新克制，都增加了他的嚴酷和偏執。這裡有著矛盾：良心是本能克制的結果，或是說：本能克制產生了良心之後，因此而要求更多的本能克制。」¹⁹

這段文字中，佛洛伊德提到利用不斷的本能去克制良心，超我的起點通常是良善的，此時的良心還沒被消磨。但這種超我的過程是難以停止的，一次又一次的說服自己之後，最初的良心會被消磨殆盡，變得和最初的期盼相差甚遠。

在學長姐制度中，超我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不一樣的是，在一個社團裡，並沒有異己的出現，也沒有所謂對陌生的恐懼。所以這些超我究竟是從何而來？對學姊來說，超我要拿來壓抑自身的罪惡感，而對學妹來說，超我是拿來壓抑本身的身心理壓力。

¹⁸ 田野筆記（20170606），盧瑞珍著。

¹⁹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及其缺憾〉(1930)，收錄於《圖騰與禁忌》(邵迎生等譯)。臺北縣中和市：知書房出版社，2000，第 300 頁。

學姊：「學妹不要怕！學姊在這裡！」²⁰

上述的引文是張嘉真作家的〈撲火〉裡節錄的一句話，有趣的是，我在現實生活中聽過一模一樣的話，同時，我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話，在我還沒看過這段文字之前。高雄女中熱音社在學年末的最後一場表演，學姐們會在台下對即將表演的學妹們如此喊話。當然，這也是一種傳統。

早在變成學姊之前，她們心中已有認同以及同化的對象，那就是她們學姊。這種學長姐制度之所以可以延續的最大原因，就是那個崇拜與認同的種子不斷地流傳，在每一屆心中傳遞下去。

因為這種同化與認同，她們已經認為這些暴行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會為這個環境（熱舞社）帶來好處，更好管理也更加強大，跟其他社團相比，我們社團顯得有紀律的多，也比較強。

這些對外展現的超我不單單只是用良心來克制，他是由結合因素造成的。傳承的觀念、對學姊的崇拜轉而形成認同與同化、情境的壓力，最後是潛在的良心壓力（在我的經驗裡，良心壓力通常是最後才會被察覺的），我會將其放在超我光譜裡「嚴格的命令」，在僵化的規範與傳統裡，早已有許多不合時宜的規定，但卻因為超我的存在而不曾消滅。

所以為甚麼放上那段引文呢？往常嚴厲的學姐們突然替學妹加油，當學妹的心頭一熱，對學姐們有更多的崇拜。這句話的威力很大，不只加深了學姊妹之間的連結，同時也紓解了學姊這一年來的罪惡感。

學妹：「我們都會開花啊，開花就是想要變成學姊喜歡的樣子想要看到學姊笑，希望我們有一天可以成為讓他驕傲的人。」²¹

先談一下學妹中的「力比多扭結」²²。縱向的我想不必多說，就是對學姊的崇拜，從原本只是規定的尊敬，內化後變成發自內心的尊敬。橫向的關係很有趣，在學妹之中，談起學姊就像是談到偶像一樣瘋狂，大家會不斷稱讚學姊，學妹們是全體一心的，無一例外，就算平常訓練多累，訓話多狠，學姐們的壞話仍是不被允許的。

學妹們為甚麼要承受這些虐行？單純是因為上文所提的責任嗎？更多的是

²⁰ 張嘉真〈撲火〉(2019)，收錄於《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三采出版社。

²¹ 張嘉真〈撲火〉(2019)，收錄於《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三采出版社。

²² 「泛指我們的心理能量，這些心理能量會朝向他人運作，貫注在 他/她身上，也會貫注在自己身上。例如：「戀母情結」是小孩把力比多貫注 在媽媽身上，「自戀」是把力比多貫注在自己身上。」資料來源：《佛洛伊德心理學 重點整理與摘要》課堂講義 蔣興儀著。

期待，希望成為「讓學姊驕傲」的存在，而不是讓自己更好。這是一種向內的超我，被學姊訓話時，大家會去真的會真心地反省自己哪裡做得不好，進而不斷操練自己，讓自己成為學姊喜歡的樣子。

這種超我是扭曲的，是為了他人，而不是為了自己。

四、學姊妹制度中的羨慕與嫉妒

維雷納·卡斯特在《羨慕與嫉妒深層心理分析》一書中提到：

「嫉妒的發生通常會有第三者出現，當類似的情感只出現於第二者稱於羨慕，嫉妒本身固著於俄狄浦斯情節。」²³

文中提到，嫉妒和羨慕最大的區別就是是否有第三者的出現。然而，羨慕與嫉妒在學姊妹制度中導致的情形不太相同，因此下文將會把羨慕與嫉妒分開論述。

（一）學姊與學姊

學姊與學姊的力比多扭結是橫向的，她們有共同的目標，一方面是要將社團帶的像前任的學姊們一樣好，另一個是要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好的管教者，強化自己的形象，被瞧得起的上司。

還記得一開始提到的其中一條紀律「不要用社群軟體跟學姊們聊天，學姊不是你的朋友。」，一開始學姐們就很清楚地跟學妹們劃清楚河漢界，不能跨過朋友的這條線，當然在一開始這條線是非常強烈的，大家都遵守的好好的。

但當過了一段時間，有的學姐們，也就是管教者，可能會因為罪惡感、焦慮，或是懷疑自己做的是否正確，甚至是對自我價值的缺失，轉而向學妹們釋出不同的態度，例如：在學姐們責罵學妹之後，私底下向學妹道歉，變相鼓勵，希望他可以繼續加油；和特定幾個學妹私下持續聯絡，等等。當諸如此類的行為出現，先前劃分的界線就被打亂。對學妹來說，突然的示好，會讓他覺得自己是特別的，並且對施予關心的學姊開花。而這些巨大的轉變通常只需要一兩句關心的話語就能做到。

²³ 維雷納·卡斯特(Vereina Kast) 《羨慕與嫉妒深層心理分析》(陳瑛譯)(2004)。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當其他學姊發現學妹們開始跟特定幾個學姊關係變得比較好，心裡就會出現矛盾的心思，例如：我討厭她跟其他學妹那麼好，但其實我也想跟學妹變的要好，但他這樣跟學妹變好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只會打破規則。這是所謂的「矛盾型羨慕」²⁴。這時候許多人會裝作不在意，但私底下卻會有意無意的忽視該名學姊。這是學姊與學姊之間的情結。

（二）學妹與學妹

學妹和學妹之間的力比多也是橫向的，她們尊敬與遵從學姊們，當作她們的神，她們的偶像。

學妹與學妹間以兩種情況居多，第一種是「欽佩式羨慕」²⁵，第二種是「抑制型羨慕」²⁶。

欽佩型比較單純，當有學妹和特定學姊關係較好時，其他學妹會毫不忌諱的表達自己的羨慕，希望自己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待遇，在這樣的期盼之下，羨慕者與被羨慕者式互相鼓勵的，可以互相激勵變得更加進步，良性競爭在這兩者之中的關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抑制型很有趣的是，這些覺得羨慕的學妹們會保持沉默，不表達心中的羨慕，表現一點都不在意的樣子。好像學姊跟學妹變好這件事對她們來說根本不值得一提。

（三）以真實事件討論學姊妹中的嫉妒心態

「一開始我只是有點羨慕小美跟梅學姊的關係，她們像朋友一樣，可以聊天，聊心事，一起去合作社，但我是一個只能遠遠望著學姊的學妹。但隨著跟梅學姊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好，我開始想要把自己變成梅學姊最好的朋友，這樣我可以成為跟學姊最好的學妹，然後我也可以贏過小美。在聽到梅學姊說，比起小美，我跟她跟她更要好時，我的腦袋只出現『我

²⁴ 「矛盾型則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羨慕情感。他們在羨慕的時候希望自己沒有羨慕希望自己能夠容忍甚至欽佩別人的成就。貶斥自己的羨慕反應以及一切與此相關的意圖。」資料來源：維雷納·卡斯特(Verena Kast)《羨慕與嫉妒深層心理分析》(陳瑛譯)(2004)。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²⁵ 「欽佩型羨慕者能夠承認自己的羨慕，對羨慕所針對的作品、好運、和成就表示欽佩，把他們留在了自己的價值體系中並重新賦予其生命力。」資料來源：維雷納·卡斯特(Verena Kast)《羨慕與嫉妒深層心理分析》(陳瑛譯)(2004)。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²⁶ 「抑制攻擊破壞型羨慕者儘管非常羨慕，但他們對此保持沉默，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值得一提的特別的事情。這樣，羨慕者就把引起羨慕的事物的重要性一筆抹殺了。」資料來源：維雷納·卡斯特(Verena Kast)《羨慕與嫉妒深層心理分析》(陳瑛譯)(2004)。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贏了』的想法。」²⁷

這個事件一開始的主角是小美與梅學姊，沒有第三者的介入。在第三者，也就是後來跟梅學姊便要好的學妹出現後，小美變成第三者。對這個學妹來說，如果要贏過小美，她必須要「占有」梅學姊，梅學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學妹都必須只屬於她，不能是小美或是其他人。同時這也是嫉妒心態的特點，不同於羨慕單純出於缺乏自愛，嫉妒是一種占有的心情，會幻想第三者占有了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自己必須把她奪走，占有原本屬於她自己的東西。

「愛分成兩種，一種是存在式的愛，一種是占有式的愛。」²⁸當學妹與梅學姊這個占有式的友情存在，再加上青春期的焦慮與缺乏自我認同，課業與社團的壓力，同儕間的較量，容易對對方產生除了友情以外的情愫。因為我要占有你，所以我要擁有你所有的情緒，這種情形在只擁有單一性別的校園裡的大社團及校隊常常出現，但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愛情通常很快就消失了，占有式的愛是破壞性的，她只是一個門檻，不講求持續付出，我只要占有你就夠了，但這對兩方的關係是毫無益處的。

五、自我身分的轉變

其實我比較算是非典型的學妹，對學姊的崇拜程度並沒有像其他人那麼瘋狂（但後期受到同儕們的感染仍是慢慢同化），剛入社被學姊下馬威時甚至發過毒誓，要當上社長，把這個陋習匡正。然而等到自己真的當上社長時，我卻是變本加厲。我給自己的理由是，我如果不這麼做，學妹們根本不會進步，只會混吃等死。最後我也成為了我自己都討厭的學姐。

等到後來卸下幹部一職，發現學妹們活成自己原本的樣子，想制止她們卻也沒有理由了，畢竟我也是那樣帶領她們的。如果時間重來，我很希望自己不要那麼做，明明這個制度可以在我的手中結束，但我卻錯失那個機會。

我相信也有跟我一樣的人，而且人數必定不少。在高中生活裡，享受在掌握一個社團的權力之中，卻給自己無限的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後悔歸後悔，但我們在享受權力時，都是醒不過來的。

若要探討自己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變，我會以「認同加害者」的角度去分析。認同、內化學姊的樣子，但這點並不是單純建立在把學姊視為偶像的觀點。為了

²⁷ 田野筆記（20210706），盧瑞珍著。

²⁸ 佛洛姆《愛的藝術》（孟祥森譯）（1969）。志文出版社。

在這個環境生存下去，為了和同儕融入，為了讓自己不被看不起，為了可以被崇拜，有很多理由，支撐自己去成為加害者。

「總要有個人來當黑臉，這樣學妹不會進步。」這是在當上學姊後，我給自己的理由。在我的心中，已經將去年自己否定的學姊的樣子完全內化，另一個想法是，認為自己都已經為了當一個好的學妹而辛苦了那麼久，新的學妹應該也要跟我一樣，不能讓他們那麼輕鬆。

六、結論

除了上述討論，也有從崇拜衍生出的愛意，從而產生更親密的關係，因為在這時，學姊是學妹們「性的對象」，她們想成為像學姊一樣的人，她們愛慕那樣的存在，在稍微頻繁的接觸後，有很大的可能會把那份對身分愛慕以為是對他本身的愛慕。這些在高中的大型社團裡都是屢見不鮮的。

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們的情懷都蠢蠢欲動的時期，青少年們尋求依賴卻也尋求獨立自主，擺脫父母情結對她們來說是第一優先，所以經常將父母情結投射在身邊的權威形象，最常見的就是上述的學長姐們，在這段關係中，她們可以暫時的喪失獨立性，可以暫時依賴權威。在其他時間，她們又是一個為了獨立而努力的個體，她們也喜歡這樣的自己，自戀雖然在這段青春期的存在相對薄弱，但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個學長姐制度在民主的今天仍然沒有被消滅，甚至被推崇，是否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想還必須爭執一段時間。但可以確定的是，身在其中的人，難以覺察到自身的處境，是絕對無法參與討論的。